

上官鼎武俠作品集



傲劍狂刀

下

台灣「上官鼎」



傲劍狂刀

[台灣] 上官鼎 著

(下)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傲剑狂刀——上官鼎武侠作品集

作 者：上官鼎

责任编辑：姜 文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雅典印刷厂

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23.25 插页 2

字数：500,000 1996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00 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—5399—0900—5/I·863

定 价：86.60 元（全四套）本套（上、中、下）26.80 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第二十四章 酒癡醉痴

自从那老儿坐下来之后，朱文奎和曲必达倒不觉得什么不适，惟是诸女好洁成癖，看他那肮脏的样子，已经觉得呕心，休说吃得下饭了？没奈何，只得各找一只鸡腿，走往大树根下，面对着小涧慢慢吃着，悄悄说着。

那老头儿虽然看在眼里，也毫不计较地大喝大嚼，转眼间，把那半罐酒喝了个瓮底朝天，点滴不剩。

覃瑶有好几次想请教这老儿来历，但是，当自己嘴唇一动，话未出口的当儿，那老头不是端酒大喝，就是塞菜入嘴，只得把已到嘴唇边的话收了回去。这时见他已把酒喝完，立刻把自己的酒送了上去，顺口道：“你老暂且将就一点吧！这里无村无店，没处买酒！”

那老儿也不客气，接了过来一饮而干。

覃瑶没法，只得把曲翠吃过的酒送上去。

那知老儿却“哼”一声道：“娘儿们吃过的东西，我才不吃啦！”他说话时声音很大，四女全都听得十分清楚。

曲翠虽在涧边啃鸡腿，但一双星目仍时时朝这边溜着，恰好看到覃瑶把酒又递给那脏老头儿，心中已老大不满，这时再听老儿出语损人，不禁有点发恼，娇叱一声道：“你就是想吃，也不让你吃！”纵步过来，就要泼酒。

覃瑶忙接着酒碗道：“翠妹且慢！”

那老儿目光朝曲翠脸上一掠，微笑道：“过一会你就请我，

我也不吃啦！”又对覃瑶道：“娃仔儿！你任她泼了吧！”

覃瑶见这怪老人并不计较，而曲翠脸红耳赤瞪着自己，又恐她一下子反脸，闹得下不了台，忙把压在碗上的手松开，心想她必定连酒碗也仍到洞里去。那知曲翠的手往碗口一合，却见她不言不动，竟是痴了一般，不由得大大惊奇，忙道：“翠妹！你怎么啦？”但曲翠仍是无语。

这一来，麦、殷、崔三女也都走过来了，看这情形，几人没了主意，那老人却不言不动坐在一旁。

朱文奎想了又想，蓦地“噫——”一声，站起身来，秀目射出两道光芒，双掌一合，朝那老人一拜道：“老前辈游戏风尘，小子失敬，请高抬贵手，放曲姊姊一马吧！”说时，已暗施“展气成雷”的气功，缓缓向老者压去。

老者似也因朱文奎身怀绝艺，而微微作色，笑说一声：“小友好本领！”接着道：“这女娃儿快请我吃了！”

几人都不明白，彼此缄默约一盏茶时，老者哈哈一笑。曲翠竟顾不得地上肮脏，跪倒就拜。

老人哈哈笑道：“我可不吃你的酒！”

曲翠粉脸不禁一红，纤腰一扭道：“老师父还要打趣人家哩！待有酒卖时，请你喝一百斤，看你喝下喝不下？”

几人听曲翠和老人哑谜般的对话，就好像跌进云里雾中，曲必达首先就忍不住，叫一声：“姊姊！你们打甚么玄机？”

老人笑道：“暂且休说！省得缠我！”

曲翠莞尔一笑。

老人说话过后，自顾闭目养神，任凭各人如何笑闹，他兀自不敞不睬，状如老僧入定，已达入我俱忘的境界。

朱文奎和覃瑶都极力思索这老人的来历，曲翠则被女人

拉过一边问长问短。

半晌，老人忽然睜目向几人一扫，立即朝朱文奎道：“你且伸手过来，待我替你医治这绝症！”

朱文奎愕然道：“晚辈无病，何必求医？”

众人也觉得老人说得突然，又同时围拢过来。老人正色道：“你还说没有病么？现在你眉心已现出火珠，分明是火毒攻心，兀自不觉，再过两天，便神仙也难救了！”说毕，又指着他的眉心，让众人看个真切。

几人仔细朝朱文奎的眉心一看，果见印堂部位，皙白的皮肉里面，隐透有一粒米样大小的红点。

朱文奎由各人神情上，知道自己的确起了红点，但在暗里运气，并无阻碍，所以只是将信将疑。

覃瑶担心问道：“奎弟！你觉得身体上不适么？”

朱文奎笑说一声：“没有！”

老人皱眉摇头道：“难道胸膈烦闷，自己还没反应？”敢情他必认为自己的观察、推断，万无一失。

朱文奎仍然摇摇头，若无其事地笑着。

这一来，老者更感到奇怪了，拉过朱文奎的手臂，在他的寸关尺上诊了又诊，脸上渐渐泛起诧异的神情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分明是被一种毒物所伤，为什么毒气不向里攻，反而激荡不已？”

朱文奎听他说毒物所伤，不由得联想到前夜和过山龙厮拚的经过，与及燕儿赶来报警赠药的事，当时因为走得匆忙，所以并不在意，这时一被提醒，不由得惊道：“前辈所说，确有其事！”立即把剑斩过山龙的情形说了一遍。

那老人讶道：“照你身上所蕴的奇毒看来，你中了过山龙

的巨毒并不会假，不过，你既然中了那般厉害的巨毒，为什么还能够活命到现在？这真是怪事！”

曲翠忍一住失笑道：“老师父怎么专想人家死？难道你家里开棺材店不成？”此话一出，全部哄笑起来。

那老人也狂笑了一阵，才正色道：“你们哪知道过山龙的巨毒厉害。寻常人要是被喷上一口，立即皮骨尽脱而死，纵使内功精湛，能把它毒气阻止不让运行，但也不过能活过三两天，待毒一发作，依然无救。这位小友受那巨毒侵害，已逾一天半，尚且毫无所觉，这是反常罕见的事，要不是事先服下御毒的药物，就是禀赋特异，百毒不伤了！”

朱文奎笑道：“晚辈那有什么禀赋？刚才那姑娘送来一颗解毒的丸药，还没有服用哩！”边说边自衣袋里取出小纸团打开，却见里面包着一颗腊丸，腊丸里面，才有一粒无香无臭、芝麻大小的丸药。

曲翠看了好笑道：“那么小的一点点，要是跌落地上才不好找哩！”

那老人却一脸诧异之色，脱口问道：“天下奇药惟天魔宗的丹药无香无臭，你这丸药由何处得来？”

这可使朱文奎为难了。待不说吗，找不到话搪塞，想说吧，又不知道这老儿是什么路数，和胡媚娘有无牵涉？万一燕儿赠药的事，被老儿在胡媚娘的面前说起，岂不害了燕儿？因此，兀自犹豫不决。

但这时候，覃瑶已经想起了一件事，睁大眼睛朝老人身上一溜，忽地问道：“请问前辈是否江湖称为醉痴的……”那老人呵呵大笑，截住道：“覃老儿调教出来的小东西，眼力到底不差，你是覃老儿的什么人？”

覃瑶知道这老人正是醉痴老人南宫望，不禁大喜，肃立垂手道：“晚辈家祖正是上继下业。”覃瑶一说出“醉痴”两字，朱文奎也已知老人是谁了。照辈份来说，这醉痴老人要比风雷子高出半辈，连忙重新叙礼。

醉痴老人呵呵大笑，取情他心里高兴之极，任由这一群少年男女参拜在面前，也兀自大笑不止，过了半晌，才一致笑容道：“覃老儿教得你们一手好的先天一气掌，可没教你们洗掉那一身酸气！”

倏地又瞪眼大喝道：“还不赶快起来，谁叫你们矮了半截？”

覃瑶只得随众站起，侍立一旁。

老人对着曲翠笑笑道：“我叫你别说，省得缠我是不？你看这样像木偶般站着，多么没趣！”

曲翠笑道：“我没说呀，更没说你教我气功呀！”

老人哈哈一笑道：“你这不是说了？”

曲必达蓦地记起前事，笑说一声：“好呀！南宫老前辈藏私哩！教我姊姊不教我！”搂他的脖子摇着。

醉痴老人笑道：“吃你们一顿也不容易哩，害得我又要破财了！”从那打满是补钉的袖子里，取出一个小瓶，把盖子一开，立即清香飘逸。点一点人数，每人分给一粒丹药，竟笑道：“囫圇吞枣般吞了下去吧！”

几人心知这位前辈怪客赏给的东西，那会有错？各自一口把它吞了，唯有朱文奎却望着掌中两粒丸药发怔。

醉痴老人诧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吃？”

朱文奎苦笑道：“晚辈还不知道该先吃那一样？”

醉痴老人笑道：“一齐吞下去吧！一种是救你小命的灵丹，

一种可增深你三年的功力，你先吃了再把你得到天魔宗灵丹的经过告诉我！”

朱文奎服了两粒丹药，接着说出和胡媚娘等人厮拚的经过及燕儿报警赠药的事情。

醉痴老人越听越奇，后来竟是睁大了眼睛，一语不发，待朱文奎把话说完，才慨然兴叹道：“原来胡媚娘这妖妇竟再度出山，看起来天下又将大乱了，这老妖妇连我都惹她不起，不料少年出英雄，你竟能由她拂尘下逃生，也是一大快事，尤其是她那一对护法将军，也被你剑斩，更出人意料之外，不过，以你的功力来说，既被过山龙的巨毒喷中，照理必死无疑，你能挨过一天半的时间，敢情在事先吃过什么灵药不成？”

这一群少年英侠对于胡媚娘的来历，全不知道，由老人的口气中听来，知道他必定清楚，朱文奎更体会到老人说的“护法将军”，就是两条巨大的过山龙，以为他必然要说得更清楚一点，不料老人语锋一转，又说到自己遇毒不死的事上，只得回头一想，仍然想不出一个道理。

但是，覃瑶比起朱文奎可要练达得多，他早由爷爷风雷子的口中得知这位醉痴老人不但武学高得出奇，而且是子内第一奇医，穷年累月走遍荒山幽谷，为的是寻找各种灵药，敢情就朱文奎不死，引起他穷根究底，非要弄个明白不可，所以思索片刻，竟把朱文奎所服食过的灵丹异药，尽其所知地一一背诵出来，当然他这种背诵是想到一样说一样，毫无先后顺序可言。

那知一背诵到“金膝绞”，醉痴老人就抚掌大笑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！这回一点也不会错！”

众人都被这醉痴老人笑得发怔。

醉痴老人忽然又一整笑容，对着朱文奎道：“你把金滕绞的血喝了，它的皮和肉也就毁了是不是！”

朱文奎一惊道：“晚辈当初不知它的肉有何用处，所以把它丢在山崖的暗处，皮倒还留着……”

覃瑶接口道：“我爷爷把皮制成了软索！”

醉痴老人又是一阵大笑。笑罢，脸色也缓和得多，微笑道：“我要不说，谅你们也不懂，那金滕绞又名为蛇总管，就是说，一切长蛇都要受它管辖的意思，所以有金滕绞的地方，绝无别种蛇类，因为它比所有的蛇都要毒，而且蛇皮坚韧异常，小蛇被它缠上固难幸免，纵是大蛇遇上，也会被它窜进口中，咬破五脏而死，但它的血却可解一切蛇毒……”

覃瑶忍不住问道：“照这样说来，奎弟喝过它的血，理应百毒不侵才对，为什么还能中过山龙的毒？”

醉痴老人正色道：“那有一种药能保得住永远不死？纵是仙丹，经久了也会变质的呀！不过，如果不是早喝过金滕绞的血，恐怕也挨不了这么久的时间……”再一看朱文奎的眉心，已不见那粒红点，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一物自有一物制，天魔宗养有这种毒物，居然也有解毒的灵药，我就不知道他们用什么药物制炼成功的……”又呵呵大笑道：“我这老废物，连半条金滕绞也未见过哩！”

覃瑶摇摇头笑道：“晚辈只见过蛇皮，哪可算是半条了？”

醉痴老人笑道：“对呀！我连蛇皮也没见到过！”

曲必达不禁笑道：“照这样说，见不到半条的人倒还不少啦！”诸女也同时笑了起来。

醉痴老人笑道：“你们不去找它，自当别论，我却是天天想找它，却找它不到，不过，今后我也许能够因为它的肉，而找到

另一种稀世的奇药……”忽又改口问朱文奎道：“你在那里遇上金膝绞的？”

朱文奎只得把云窟遇险的情形，简要地说了一遍，并说那云窟并非常人能到，自己第二次掉下云窟，就不是原来的地方，他的意思是把云窟说得凶险一点，以免在场诸人，因为好奇而去冒险。

那知醉痴老人听了，立即喜形于色道：“任凭那地方再凶险，三年后我必定和你们那老头儿往云窟去候着那株仙草！”

朱文奎愕然道：“前辈说的可是云窟里的参果？”

醉痴老人笑道：“参果自然可贵，但每隔几年，也要结果一次，惟有一种奇药，只生一次就永不复生……”他看众人都显出诧异的神情，又笑对覃瑶道：“你可听你爷爷说过尸菌这个名字？”

覃瑶只是摇头。

醉痴老人笑道：“你爷爷也是炼丹名家，不会不知道尸菌这个名字，只是你年纪小，他没有对你说吧！”

曲翠突然插口道：“尸菌就是棺材板上的菌，这有什么稀奇？”

醉痴老人又是一阵大笑道：“你这娃儿说得好轻松，告诉你吧！尸菌，是死人尸体上长出来的菌，一具尸体最多只能长有两株：长在嘴上的一株，毒不堪言，长在肚脐上的一株，却是起死回生，医治五癆的妙药！”

殷秀玉笑道：“这也容易找，只要劈棺一看就行！”

醉痴老人“吐嗤”一笑道：“你劈一万个棺，未必就能找得一株尸菌出来。因为并不是每个死人都会长尸菌，而是生前常服食补药的人，死后埋棺百年以上，才会长出尸菌，因为尸内

恶毒之气，由嘴里喷出，所以嘴里的菌含有剧毒，肚脐是周身先天血脉汇合的所在，所以脐上的菌就有先天的灵气。”

麦素华诧道：“那么这尸菌和金藤绞的肉又有什么关系，难道腐烂了的蛇肉，也会长出尸菌来？”

醉痴老人道：“姑娘说的正是，金藤绞的肉不但能长出菌来，而且所长的菌更好，功效更大！”

经过醉痴老人这样解说，众人已明白他为什么要追三间四的原因，朱文奎却急于要知道胡媚娘的来历，趁机又问上一句。

醉痴老人忧形于色道：“这妖妇的来历，我也不大清楚，我一来到这里，就见你们从山里匆忙跑来，还认为也是贼党，正想要问你们一下，那知听你们说话，又像和八义有过节，才现身出来讨杯酒吃……”

曲翠“咔嚓”一笑道：“你说不出妖妇来历，可就别再想吃酒！”

醉痴老人笑道：“就是你这娃儿最会磨人，谁叫我一见你就投缘呢？说起这妖妇正是天魔宗里面的厉害人物，学会了不少吞刀吐火指物代形的障眼法术，不过，在武功上也有独特的造诣，尤其是轻身的功夫更是绝妙，据说宇内并没有人能赶得上，我出师行道的时候，她已经敛迹江湖，并没有会过，看来盛名之下，敢请不是虚构？不但是她本人难惹，就是她所养上万余的毒蛇凶兽，也不可小觑！”

朱文奎忙道：“天魔宗里有妖男没有？”

醉痴老人笑道：“既有妖妇，当然也有妖男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”

朱文奎惊呼一声：“不好！我师兄敢情是被那妖男掳去

了！”

醉痴老人也“啊——”一声道：“你要不说，我也忘记了，你那牛鼻子师兄已被我一位老友救去。因为牛鼻子当时中了人家的七毒迷魂散，如不及早施救，纵使后来能救醒过来，也功力尽失，等于废人。据我那位老人友说，当时他把牛鼻子背走不远，就有一少年在后面追他，如果不绕道避开，敢情要被那人追及，现在经你一说，看来那人就是你了！”

朱文奎听得十分惭愧，低声回答一个“是”字，接着又忙问道：“不知我师兄现在的情形怎样？”

醉痴老人笑道：“现在不要紧了，吃了我三粒再造丸，连功力也增长不少，昨天一早又前往金陵去了。”

朱文奎惊道：“这岂不是自投罗网？”

醉痴老人道：“他经过这一次历练，也许不会把坏人当做好人，而胡乱吃人家的东西了！要凭明枪利刀，牛鼻子也不是好惹的！”

覃瑶埋怨道：“背走风云道长那人也是古怪，事先也不招呼一声就把人夺走，害得奎弟连日来疲于奔命，还几乎吃了大亏在女魔头的手里！”

醉痴老人呵呵大笑道：“你说他会吃亏么？他才是因祸得福啦！至于我那老友，比我还要怪诞几分，他从来做事，总是一意孤行，高兴时伸手就管，当初他又不认识这位小友，你叫他招呼谁？”

覃瑶暗里忖度醉痴老人说那人的行径，蓦地想起一个人来，不由得失声道：“你老说的那人，可是酒癡老人东方老前辈？”

醉痴老人笑了一笑，敢情他已经默认。

覃瑶笑道：“好哇！你们一个酒癫，一个醉痴，把我们这些晚辈要弄够了，今夜非要灌你们两个癫癫痴痴不行！”众人听了，不禁失笑。

醉痴老人笑道：“在江湖上除了酒癫醉痴是难兄难弟，谁也不服谁之外，要想灌得我两人癫癫痴痴，任是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本领！”

覃瑶鼻里“哼”了一声，曲翠已上来接口道：“要灌醉你两人，可说是容易之极！”覃瑶也道：“是啊！”

醉痴老人诧道：“你用什么方法？”还未待覃曲两人回答，又呵呵大笑道：“癫老兄！他们说要把我们灌醉吗？”

涧那边哈哈两声道：“谁有这种本事？”话声甫落，对面的乱石丛中拔起一条身形，迅捷如风地来到跟前。

诸小侠心里暗道：“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这岂不是怪事？”心念方转，来人已经到达，覃瑶和曲翠姊妹一看，都认出就是在处州城头遇上的怪客，彼此会意，不禁相视一笑。

酒癫老人一到，也朝各人一扫，立即道：“谁能把我癫痴两人灌醉，现在就走！”

醉痴老人道：“叫他们去买来这里吃也不迟！”

酒癫老人着急道：“买来这？逃迟一步，我包管大家没命，你看看这是什么时候，天色是什么样子？”

众人不禁愕然，不约而同地看看天色，只见丹云密布，凉风习习，难以数计的小黑雀，飞舞在空际，凭添了一种奇景。亭子里面的闲人，已不知在何时离去，只剩有二老七少仍在当地盘桓。

朱文奎久居海岛，认出那群小黑雀是一种海燕，而这种海燕成群飞舞的时候，正显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，虽因此地距海

岸将达千里，照理说不该有海燕出现，然而这群海燕竟来的这般突然，确使人有了一种奇怪之感，因为见酒癡老人说得这般严重，又见各人都脸呈惊慌的神情，不由得失声道：“那是海燕呀！暴风雨快要来了，我们先找个地方躲躲。”

酒癡老人冷笑道：“再不走就死，那是天魔女胡媚娘的风雨阵，你们到底走不走，我老头子可要先走了！”说毕，一晃身形，早已离开十多丈远。

醉老人骂道：“吃那么老了，还怕什么？等一会怎的？天魔女也不会把你老骨头啃了去！”

酒癡老人虽然是责怪，可也被骂得收脚停步。

因为酒癡老人说天气的突变，居然与胡媚娘有关，除了覃瑶和曲必达天性顽皮，朱文奎曾经力敌胡媚娘之外，四位女侠都吓得花容失色，纷纷扑上马背。覃瑶终是干练得多，虽在这急迫的时候，仍然高呼一声：“两位前辈请上马！”

醉痴老人笑道：“我们要骑什么马？快走吧，我们在陶村镇等你们！”说毕，一展身形，和酒癡老人双双奔去。

诸小侠见二老一走，也各催马如飞，循着大道疾驰，就在这顷刻之间，狂风已起，暴雨如箭，直把众人淋得像个落汤鸡，因为不明天魔妖妇胡媚娘的妖法如何，只得冒雨赶程，一口气又奔了十多里，才脱离了暴雨的范围，但再看天色，也已到了薄暮时分，陶村镇的灯火已经在望。

覃瑶不禁缓辔放声朗笑道：“谁要学会了天魔宗这一套法术，我包管一世也穷不了！”

曲必达笑道：“这还不好懂？只要看到哪一个地方旱了，就跑去大施风雨，解除旱象，不就是了？”

以麦素华为首的几名女侠，本来在前而疾驰，因雨晴缓

簪，听到覃、曲、朱三人在后面大赞风雨，曲翠就首先搭腔道：“你们说的倒是好听，就让你们给魔女抓去也好！”

朱文奎因事不关己，也厚起脸皮道：“就怕二嫂一个不愿意！”

曲翠“呸”一声道：“狗嘴长不出象牙来，谁叫你吠啦？”却惹得几人大笑，气得她回头朝覃瑶骂道：“你也笑什么？”

覃瑶吃她一骂，可不敢笑了，但麦慕华距她最近，又笑道：“别骂了，人家说得可是真话！”

曲翠嚷了一句：“你们都不是好人！”一抖缰绳，抢过了前头疾走，几人在一阵欢笑声中，随后奔去，刚才一阵虚惊，早已置之脑后。

陶村镇不过是三四百栋房屋，因为是通往武义、宣平的要镇，所以客栈、饭馆，也有好几家，三男四女进镇不远，侧里就跑出一位短装汉子唤道：“姑娘们不必再走了，两位穷爷爷已先在小店包下了所有的房间！”

曲翠知道那人必是店伙，所说的穷爷爷必定是癫痴二老；但为什么要包下所有的房间，却是莫测高深，犹豫间，后面的人全都赶到，那店伙忙陪笑招呼，曲翠笑道：“南宫前辈已住下了！”

覃瑶忙道：“我们快进去！”

店伙得了这一声吩咐，慌忙上来笼马，各人也同时滚鞍下马，闹得店伙手忙脚乱，不知该先替谁牵马进去。覃瑶笑道：“你带我们去安置就是，七匹马，你如何牵法？而且我们的马烈性，省得踢伤了你！”

店伙唯唯称是，领他们安顿马匹，经过后院的时候，已见二老各捧起酒坛大喝，桌面上还摆有几盘热菜和几份碗筷，看

起来敢情全未动用过。

二老虽明知他们走进店来，却连看也不看一眼，覃瑶只唤一声：“前辈！”也就和几人迂往店后。

待安顿了马匹，本该陪两位老人痛饮，但几人衣衫尽湿，只得往房里更衣，这时才知道这家客栈，一共只有五间出租的房间，怪不得二老把它包下来。当时四位女的分住两间，三位男的挤在一间，留下两间给癡痴两老，折腾了好一会，才一齐走出。

酒癡老人一见他们来到，立即停饮大笑道：“谁敢把我灌醉？小伙子！你敢试试看么？”

醉痴老人骂道：“别丢脸啦！我就敢灌醉你！”

酒癡老人鼻孔朝上一掀，满脸不屑的样子道：“你行？”捧起酒坛要喝，一眼看到店伙站在旁边欲言又止的神情，又骂道：“你怕没有钱给你吗？问他要去！”立即一指曲必达身上。

曲必达还乖觉，立即掏出五十两一个大元宝递给店伙道：“吃的，住的，全记我帐上好了！”

那店伙见这位少年一出手就是五十两，不禁乍舌，陪笑道：“少爷！你们还要酒菜么？”

醉痴老人骂道：“还要问！再拿十坛来！”

那店伙忙应一声：“是！”急急走了。

几人见曲必达居然获得酒癡老人垂青，都暗地替他喜欢，各找座位坐下，浅斟低酌相陪。不一会，那店伙却带了一串人进来，个个都肩挑两大坛酒，酒癡老人见了大笑道：“好哇！这回可以喝到天亮了！”

覃瑶知道这些江湖前辈喝酒的时候，绝不希望有闲人在旁边打扰，吩咐店伙把酒放下，挥手叫他们走了。